

GONE WITH THE WIND

〔美〕马格丽泰·密西尔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飘



飘

下

〔美〕马格丽泰·密西尔著

傅东华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梁 珊
插 图：黄云松

飘

(共上、下二册)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淳安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9.5 插页4 字数91,000 印数120100—160100

1988年3月新1版 1989年7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39-0057-X/1·56 定 价：8.50 元

第三十一章

一八六六年一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思嘉在那办公室里写着一封给白蝶姑妈的信。这样的信她至少已经写了十封了，说的总是她跟媚兰、希礼不能到俄狼陀去和她作伴的理由。她手里在写，心里却十分不耐烦，因为她知道白蝶姑妈不会把她的信看完的，她只看开头的几行，便马上会放下，又重新写一封信来，信里仍旧说着“我独个人住在这里害怕呀”之类的话。

她觉得手冷，只得放下笔搓了一会儿。她的脚用棉花胎包垫着，但依然冻得发麻。她的鞋子后跟已经磨穿了，现在拿一片破地毯垫补在那里。她记起了那天早晨慧儿带了那匹马到钟氏坡上蹄铁去了，于是她心里觉得好笑——马掌坏了便有人给它去换，人的鞋子坏了倒该打赤脚了！

她又拿起笔来写，但一听到慧儿打后门口走进来，便又重新放下了。她听见他那木腿儿蹣得蹣得跛进了穿堂，跛到办公室门口才停住。她等着他进去，等了一会儿没动静，便叫了他一声。他这才进来，只见他一双耳朵已冻得绯红，微红色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站在那里看着她，嘴上带着一个幽默的微笑。

“思嘉小姐，”他问道。“现在你家里到底还放着多少钱？”

“你是打算跟我结婚而来盘问我的家私吗，慧儿？”她带着点反诘的语气问他道。

“不，小姐。可是我要知道知道。”

她带着询问的神气瞪视着他，她看慧儿的面色并不十分正经。他原是一向都不怎么正经的，但是她已经看出事情出了什么岔儿了。

“我还有十块金洋，”她说。“那个北佬的钱就剩这点了。”

“嗯，小姐，那是不够的。”

“不够什么？”

“不够纳税。”他一面回答，一面向火炉旁边蹲下去烘手。

“纳税？”思嘉重复一遍道。“怎么？慧儿！我们已经纳过税了呀。”

“是的，小姐。但是他们说你纳的还不够，这是今天我在钟氏坡听见说的。”

“可是，慧儿，我不懂。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思嘉小姐，我也知道你心烦，有些事情可以不对你说的我就不说了，可是这件事情不能不对你明说。他们说你该补缴的税，数目还差得很远。他们把陶乐的税额定得特别高，比这区里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

“但是我们已经缴过了一次，他们总不能要我们再缴一次吧！”

“思嘉小姐，你近来是不常到钟氏坡去了，但是不去也好，近来那个地方已经不是女人去的地方了。如果你多去几回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个地方近来有许多小畜生^①、共和党和提

^①南北战争后，南方人有加入北方共和党的，南方民主党恨之切骨，称之为小畜生。

包党^①在那里活动，他们那种行为简直要把你气得跳起来。此外还有许多刚被解放的黑人，他们在街上走起路来，骄傲得昂头天外，叫我们白人简直无地可以自容，而且——”

“不过这一班人跟我们的纳税有什么相干呢？”

“就是这个话了，思嘉小姐。也不知是哪一个流氓，把陶乐的税额报得非常高，仿佛这里每年竟可以收得一千包棉花似的。我一听到这消息，就故意跑到那些酒吧间里去鬼混一阵，希望能在人家的闲谈里探听到一点真相。据我探听的结果，似乎有人看中了陶乐这个庄子，所以特别把这里的税额提高，等你缴不出这笔税款，就可以由公家收去拍卖。而且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定缴不出这笔税款的。至于谁看中了这个地方呢，我还没有探听到确信。不过我看样子大概就是跟嘉菱小姐结婚的那个什而登，因为我跟他提起这事的时候，他便对我来了一阵奸笑。”

慧儿说完话，往沙发上坐了下去，接着他那一段残余的腿子。因为天气冷得很，而且底下那半截木头又镶得不好，因而发痛。思嘉一时找不出话来说，只是楞楞地对他看着。他报告的这个消息简直是生死攸关的，但是他的态度还是那么的随随便便。公家要拿去拍卖吗？那末叫他们大家到哪里去呢？要把陶乐拿去做别人的财产吗？哦，没有这回事的，这是不可思议的！

近来思嘉专心一意从事于陶乐的生产，因而对于外界的事情一点都不去注意了。她家里现在已有慧儿跟希礼两个男人，对于钟氏坡和万叶那边的事情有他们会去对付，她就可以一直不离开陶乐。有时吃了饭之后，慧儿跟希礼讨论起家务事情以及

^①指南北战争后一班专在南方活动谋利的北方野鸡政客。

陶乐复兴的计划来，她也不大愿意去听，正如从前不愿意去听父亲谈论战争一般。

不过刚才慧儿提到小畜生，那是她也听到过的，就是一班加入共和党去谋利的南方败类。提包党她也知道，就是那班像蝗虫似地到南方来吸血的北方浪人，他们的全部财产都在一个提包里。就是那个所谓自由人局^①，她也曾经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验。她也听说过新近被解放的黑人如何如何骄傲的传说。不过那种传说她到现在还不大相信，因为她自己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黑人。

有许多事情是慧儿跟希礼通同好了瞒住她的。其实现在复兴期间的种种残酷，比起战争期间还要厉害，不过他两个谈话的时候，总把那些比较可怕的情形故意避去了不说。而且即使思嘉听见了，也是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的。

她也曾听见希礼说起南方是被他们当做征服地的了，又说那些征服者的主要政策就是要对南方人施行报复。但是这一种报告对于思嘉一点儿没有意义，她总以为政治是男人家的事。她又听见慧儿说，北方人是无论如何不让南方人抬头的了。思嘉却以为这也是他们男人家白担心事。在她个人说，北佬从来不曾打过她一下，现在不见得就会打她的。现在她就只知道工作最要紧，北佬政府怎么样，去管他妈的！无论如何，战争总已停止了。

思嘉却不知道一切法律都已变过了，正当的工作已经不能获得正当的报酬了。现在肇嘉州实际已经在戒严法支配之下，北佬的驻军到处都是，自由人局把全权拿在手中，他们照着他们自己的便利制定一切法律。

^①就是管理已解放黑人事务的机关。

这个自由人局是由联邦政府组织的，目的在于管理一切新被解放的黑奴，因而把各庄的黑奴成千成干地吸收到乡村里和城市里去。那些黑奴如果一时找不到工作，就由局里养活他们，并且教坏了他们的心，叫他们对于从前的主人施行报复。现在本地的分局就是由陶乐从前的总监工魏忠负责的，嘉菱的丈夫什而登做他的副手。他们两个就极力在外边散布谣言，说南方人跟民主党正在等候机会，要把所有的黑人重新收回去做奴隶，又说黑人要避免这种命运，就惟有去求得自由人局和共和党的保护。

他们又对黑人宣传，说黑人跟白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两样，不久之后黑人跟白人就可以通婚了，而且他们旧主人的土地不久也就要拿出来均分，每个黑人都可以分到四十亩地，还有一匹骡子。此外他们又用种种方法挑拨黑人的感情，宣传白人待他们如何如何残酷。因此，这个向来以奴主感情融洽著名的地方，也逐渐形成一种彼此猜忌的状态了。

这个自由人局背后有北佬的军队作后盾，并且被征服地居民的一切行为都要受军法的统治了。谁要碰一碰那个局里的人员，就有立刻被拘的危险。学校里，卫生局里，都已施行了军法，直至于平常人衣服上用的钮扣，以及商品的买卖，任何东西的交易，也无不受着军法的支配。因此思嘉无论卖出什么去，或是买进什么来，魏忠和什而登都有权力加以干涉，而且可以随他们任意标定价格。

幸而思嘉本人对于这两个人很少接触，因为慧儿劝她专心经营庄子上的事情，把对外的一切都交给他去管。他对人向来心平气和，因而有许多麻烦问题都给他平平安安解决了，解决之后他也不去跟思嘉说。的确，慧儿的外交手段是很可以对付一班提包党跟北佬的。但是现在起来了这么一个大问题，他就

不敢自作主张了。这一笔税款数目太大，而且对陶乐是生死攸关，他不能不让思嘉知道，而且必须立刻就知道。

当时思嘉听见了这事，只是楞楞地看着他。

“哦，这些天杀的北佬！”她嚷道。“他们吃瘪了我们，叫我们做了叫化子，难道心里还不满足，再要放些流氓出来跟我们捣乱吗？哦，慧儿，我总以为战争停止了以后，就可以没有麻烦了呢！”

“哦，不是的，”慧儿抬起了一张消瘦的面孔，瞪了她一眼说。“我们的麻烦刚刚开头呢！”

“他们到底要我们再缴多少税款呢？”

“三百块钱。”

思嘉听见了这个数目，便吓呆了。三百块钱！这在她现在简直无异是三百万呢！

“怎么，怎么？那末我们无论如何是得筹起三百块钱来了？”

“是的，不过这也不容易罢。”

“哦，不过，慧儿！他们是不能把陶乐拿去卖的，为什么呢——”

他那温和暗淡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种憎恨和惨苦的神情，这是思嘉从来没有看见过的。

“他们不能吗？怎么不能呢？他们是存心要卖掉你的！思嘉小姐，你要知道，现在我们这个地方简直变成地狱了。他们那些提包党和小畜生人人都可以选举，我们的民主党便大部分不能选举。照他们的规定，凡是民主党人在一八六五年征收册上税额超过三千元的，都没有权利选举。那末像你的爸爸，以及汤家，莫家，方家，都没有选举权了。他们又规定，凡是这次战争在联盟军里当过少校以上军官的，都不能选举。我想本州

里面这种军官特别多，就都被剥夺了选举权了。又规定凡在联盟州政府里充当过官吏的，小至录事，大至裁判官，都不能选举！那末简直一网打尽了。事实上是，凡在战争以前稍有一点身份的人，稍有一点财产的人，稍有一点声望的人，都被剥夺选举权了，而且即使是有选举权的人，也要先去对他们做那种表示真心屈服的宣誓！所以我，嗨，我倒是可以选举的，只要我肯去对他们宣誓。因为我在一八六五年的征收册上并没有超过三千元的税额，我也不曾当过少校，也不是有声望的人。我可不愿意去对他们宣誓，我厌恶那些北佬的行为。我宁可一辈子没有选举权，也不愿做这卑鄙齷齪的事。可是像什而登那班家伙，像魏忠那样的流氓，像施家麦家那样下流的白人，他们都会去宣誓，也就都能选举了。现在他们一朝权在手，什么事不能干呢？他们即使要把你家的税额再增加十倍二十倍，你也奈何他们不得。现在是黑人杀了白人也不算犯罪的了，甚至于——”讲到这里他停止了，同时他跟思嘉都记起了落迦哇一个白种女人被黑人强奸的事来……“现在黑人什么事都能干，就因有自由人局和军队拿着枪给他们做后盾的缘故，至于我们，我们既不能选举，还有什么办法呢！”

“选举！”她嚷道。“啊呀我的天！我们的事儿跟选举什么相干呢，慧儿？我们现在是讲税款的事呀。……慧儿，我想陶乐这个庄子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我们要筹这笔款子，我想把这庄子去抵押一下也就可以够了。”

“思嘉小姐，我看你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傻子，但是有时候说起话来简直跟傻子一样。你想想看，你想拿这庄子向谁去抵押？谁有这许多钱借给你？而且除了他们提包党之外，还有谁转你这个陶乐的念头呢？人家自己都有地，人家的地也都像你的陶乐这么不稳当，谁还肯再要你的地做抵押呢？”

“那末我还有从那北佬身上拿来的钻石耳坠子，我们可以拿去卖掉的。”

“思嘉小姐，你想邻近地方谁有钱买钻石耳坠子？人家连买肉的钱都没有了，谁还买得起首饰？老实告诉你罢，你现在还有十块金洋，已经要算是首富了呢！”

接着是一个沉默。这时思嘉心里的感觉就仿佛是拿头在碰石壁一般。她已经碰过了不少石壁，但都没有这一次来得硬。

“我们到底怎么办呢，思嘉小姐？”

“我不晓得。”她茫然地说，仿佛她已经不愿去管这个问题似的。她现在忽然觉得疲倦起来，疲倦到腰都发酸了。她想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工作，这样奋斗，这样折磨着自己呢？而且为什么每一次奋斗的结果又总是失败呢！

“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好，”她说。“可是你千万不要让爸爸知道，他要发愁的。”

“那当然。”

“你对别人说起过吗？”

“没有，我刚才就是来找你的。”

是的，不错，她心里想，谁要有不好的消息，总是第一个来找她的，但是她实在觉得疲倦了。

“卫先生在哪里？也许他有办法的。”

慧儿将她瞪了一眼，就像希礼刚刚回家那一天的样子，思嘉觉得他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了。

“他现在在果园里劈栅栏杆儿，我刚才吊马的时候听见他的斧声。但是他的钱未必能多过我们罢。”

“但我去跟他商量商量总可以啰，是不是？”她一面尖酸地说道，一面就踢去了脚上的棉花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慧儿并不因她这句话觉得难过，仍旧扑在火炉上擦着一双

手。“你最好带了围巾出去，外面冷得很哪。”

但是她并没有带围巾出去，因为围巾在楼上，她懒得去拿，而她要跟希礼去商量紧急问题的心思却是迫切得很了。

如果希礼只是独个人在那里多么好呢！自从他回来以后，她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体己话。家里人一直都围住他，媚兰一直不离他左右，并且不时要摸摸他的袖子，借以证明他确实是在那里。思嘉看见那种肉麻的样子，心里又重新燃起忌妒的火焰。所以现在，她决计要跟希礼去讲几句体己话了。她想这一回希礼正在园里劈栅栏杆儿，她突然跑去找他，一定是人不知鬼不觉的。

她从果园里走过的时候，潮湿的枯草，冷冰冰地渗入她的脚。她听见了希礼在那里劈木头的声音。原来他们的篱笆都给北佬毁完了，现在正要修补它，得把木头一条条地劈成杆儿，实是一桩十分辛苦的工作。现在她觉得任何事情都非常辛苦了，都非常厌倦了。如果希礼不是媚兰的丈夫而是她自己的丈夫，那够多么好呢！要能够这样，她就可以去把头伏在他的肩膀上，跟他哭着撒着娇，将一身的重担都去交给他了。

她在一棵石榴树旁边拐过一个弯，就看见希礼倚着一柄长斧站在那里，正拿手背擦着额头上的汗。他身上穿的是一条破旧不堪的本色布裤子，上身一件破衬衫，是嘉乐的，从前嘉乐要出门的时候才舍得穿，现在穿在希礼身上却嫌太短了。他的外衣挂在一根树枝上，因为这劈柴的工作是热得很的。他一见思嘉走近去，就停住手站在那里等她了。

思嘉看见希礼身上这么褴褛，而且拿着斧头在那里做苦工，心里觉得很可怜。她的希礼是娇生惯养的，她不忍看见他狼狽到这个地步，她宁可自己去替他劈木头，好叫他到屋子里

去躺着休息休息。

“人家说林肯也是劈栅栏杆儿出身的，”希礼等她走近时就这么说道。“看来我的前程也是无可限量呢！”

思嘉皱了皱眉头。她不懂，为什么希礼每逢吃着大苦的时候老是喜欢讲这样的风凉话！在她，她是要把这种事情看得非常严重的，因而对于他这种话语有时竟要觉得懊恼。

她骤然把慧儿听来的消息告诉了他，话语说得很简洁，只觉得把话说了心里就宽松了许多。因为她以为希礼是一定能助她一臂之力的。但是希礼却不吭声，因见她在发抖，便把树枝上挂的外衣取下来披在她身上。

“那末，”她最后说道。“照你想，我们得把这钱筹起来吗？”

“是的，”他说。“但是到哪里去筹呢？”

“我是在问你呀。”她有些懊恼地答道。突然间，她那可以马上卸下担子的观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他即使是没有办法，为什么也不说几句话安慰安慰她呢？哪怕只说一句话也是好的。

他微微笑了一笑。

“我在回来以后的几个月里，就只听见说一个人是真正有钱的，那就是白瑞德。”他说。

原来上个礼拜白蝶姑妈曾经写信给媚兰，说白瑞德已经带了一辆马车和两匹好马回到俄狼陀来了，口袋里面老是装着满满的绿票。但照白蝶姑妈的意思，他这许多钱的来路总有些不正当。因为白蝶姑妈有一种理论，俄狼陀人大部分以为联盟州国库里有一笔秘密款项落在白瑞德手中了。

“我们不要谈他罢，”思嘉截断他的话说。“他是一个下作鬼，去谈他做什么？要是这件事没法解决，我们大家怎么好

呢？”

希礼放下了斧头，忽然若有所思地把眼睛看着远处，仿佛看到一个她所不能随去的地方。

“我也常在这里想，”他说。“不但这里陶乐的人将来不知怎么好，就是整个南方的人将来都不知怎么好呢！”

她听见了这话，立刻生起气来，就想马上回他说：“整个南方的人你去管他妈的！只要问我们自己怎么办好了！”但是这话她并没有说出口，因为她当初那种疲倦的感觉突然又回复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厉害了。谁想得到希礼对她是一点儿也不能帮忙的！

“你要知道将来到底怎么样，只消看历史事迹就可以知道了。只有那种有脑筋有勇气的人才能够存活下来，没有脑筋没有勇气的人都要被簸箕簸掉。我们能够亲眼见到一次古脱旦眉龙^①，虽然并不怎么适意，至少是很有趣的。”

“见到一次什么？”

“见到一次神道的黄昏。不幸的是我们南方人都曾把自己看做神道呢！”

“请你看上帝份上，卫希礼！不要站在这里对我说这套废话罢，现在是我们自己到了被簸箕簸掉的时候了呢！”

她的疲倦的感觉似乎有些传进他身上去了，因为他突然把那漫无边际的狂想收了回来，重新注意到目前的情景上来，便很温和地拿住思嘉的两只手，将手掌翻了过来，看着上面长满的茧子。

“这一双手是我生平见到过的最最美丽的手，”他一面说

^①德文直译为“神道的黄昏”，即世界因诸神与巨人的斗争而终归毁灭。

着，一面在两个手掌上都轻轻吻了一下。“它们所以美丽，就因为它们是强壮的，上面的每一个茧子就是一块奖牌，思嘉，每一个泡泡就是给你的勇敢和无私的一种报答。我知道你这两只手是为着我们大家，才弄得这么粗糙的——为着你的父亲，为着你两个妹妹，为着媚兰，为着她的孩子，为着那些黑人，也为着我。所以现在，亲爱的，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了。你心里在想：‘这儿站着——一个不讲实际的傻瓜，口里尽管讲着关于死的神道的呓语，反把活的人类的危险都不顾了！’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她点了点头，心里巴不得他一辈子将自己的手这么拿着，但是他放开了。

“你现在来，是希望我能帮助你罢。嗨，可是我实在不能帮助你。”

他看着那一柄斧头和一堆木头，眼睛里露出惨苦的神色。

“我的家是完了，我所有的钱也完了，而且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事都不配做的，因为我所属的那个世界已经没有了。我是不能帮助你的，思嘉，我所能做的就惟有加紧学做一个笨拙的农夫，以便帮助你耕种。但是这点帮助也决不能替你保全陶乐。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全靠你的周济过生活，你以为我不明白我们这种处境的惨苦吗？你这么一片好心对待我跟我的一家人，这种好处是我们无论如何报答不了的。这种情形我是一天一天愈加深刻地感觉着了，我也一天一天地愈加知道自己没有用，愈加明白自己没有能力对付将来的困难了。这是因为我一一天一天地在逃避现实，所以愈加不容易去正视新的现实。我这话的意思你懂得吗？”

思嘉点了点头。她对于他说的话实在并没有怎样明确的观念，但是她悉心静气地听着。这是他第一次对她说的真心话，

而形迹上他却仍旧对她仿佛很疏远。她听见他这一番话说得这般诚恳，心里不由得怦怦跳起来，当他再说下去，就要把他爱她的真情也流露出来了。

“我这不愿意正视现实的脾气实在是我的大不幸。在这次战争没有开始以前，生活对于我向来都不比映在幕上的一个影子更加真实的，我却是巴不得如此。我向来都不喜欢事物的轮廓画得过分清楚，我喜欢凡事的轮廓略带点模糊，像是蒙着一层薄薄的迷雾。”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微微笑了笑，又值一阵冷风刮过去，身上略微抖了一下。

“换句话说罢，思嘉，我实在是个懦夫。”

他的什么模糊什么迷雾之类的话，她都把握不住它的意义，至于最后这句话，她是懂得的。她觉得这句话并不真实，他身上并没有怯懦性的。他身上的每条细弱的线条都显示着他的祖先曾经有过若干勇敢豪侠的世代，而且他自己在这次战争里的功绩，她也记得清清楚楚的。

“你这话就不对了，难道一个懦夫肯爬到葛的斯堡大炮上去轰敌人吗？难道将军对于一个懦夫也肯亲自写信给媚兰褒奖的吗？而且——”

“这不能叫做勇气，”他疲倦地说道。“打仗是跟香槟酒一样的。它能麻醉一个勇夫，同样也能麻醉一个懦夫。在战场上，是无论什么傻子都会勇敢起来的，因为不勇敢他就没有命。但是我所说的并不是这种勇气。而且我的怯懦性是特别的一种，比起听见炮声就要逃的那种怯懦更不如。”

他的话说得缓慢而且艰涩，仿佛他说时心里很难过，又仿佛他自己远远站在一边听着而觉得伤心似的。假使这说话的人不是希礼而是别人，思嘉一定要当他是假装的，当他是故意为

得别人赞美的。但是她现在觉得希礼并没有假意，而且她发现他眼睛里有一种特别的神情，不是恐惧，也不是辩解，却是一种勉强的兴奋。这时候一阵冷风扫过她那潮湿的脚踝，使她又发起抖来，不过这一回的发抖只有小部分是由风而起，大部分却是希礼的话所致的。

“可是，希礼，你现在到底害怕什么呢？”

“哦，我怕的是一种无名的东西。这种东西如果拿言语发表出来，别人听见了一定要觉得好笑的。其中的大部分，就在于生活突然变得太现实了，太切己了，切己到不能不跟生活里的许多简单事实去接触了。譬如我现在在这里劈木头，我心里并不觉得难过，我所觉得难过的是这桩事情所代表的一般意义，我所觉得难过的是我所爱的旧生活丧失了它的美丽了。思嘉，你要知道，在战争以前，生活是美丽的。我觉得那时的生活犹如一件希腊艺术品，它具有光辉，具有完善，具有齐全，具有对称。也许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这我现在明白了。但是在我，我总觉得十二根橡树的生活确实具有一种美。我是属于那种生活的，我是那种生活的一部分。现在这种生活是完了，在这种新生活里并没有我的地位，所以我害怕了。现在我懂得了我从前所注意所观察的只是一种影戏，凡不具有阴影性质的一切我都避免它。无论是人，是情境，凡是过于真实过于有生气的，我都要避免它。我不愿意这样的人和情境闯进我的生活。就是对于你，思嘉，我也是想避免的。因为你太富于生气，太真实，我呢，却又偏偏怯懦得很，宁可去找阴影和梦境的。”

“但是——但是——媚兰呢？”

“媚兰就是一个最最温柔的梦，而且是我自己的梦的一部分。假使这次的战争不曾起来，我就可以快快乐乐地深藏在十